

大学時代の桜吹雪

大学 桜花雨

袁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
74

大学樱花雨

袁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学樱花雨 / 袁越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6

ISBN 7-5059-4091-0

I. 大...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719 号

书 名	大学樱花雨
作 者	袁 越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7 千字
印 张	1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4091- 0/I · 3185
定 价	19.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家袁越继“大学三部曲”之后又一部反映当今大学校园生活的力作。

小说题材新颖、独特,内容丰富,文笔生动,侧重描叙了一群在沪江大学求学的日本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生之间的友情、爱情,以及由于观念和文化的差异所表现出的撞击。

英俊潇洒的沪江大学日本留学生神田健,他对“二战”的认识和大多数日本青年一样模糊不清,到中国后经历的种种,使他渐渐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神田健在感情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他来中国读研不久,就邂逅了对爱情玩世不恭的上海女孩方小芹,方小芹的若即若离令神田健心烦意乱;这时,纯洁可爱、气质独特的沪江大学文学系女生林怡又走进了他的生活;而在他的心中却又念念不忘在日本的初恋情人岛雅雪。

同样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山川丽子则是个富有正义感、对中国怀有友好情意的女孩。山川丽子与留日的印尼富商的儿子哈比诺相恋,到沪江后,偶然结识了才貌出众的化学系男生金敬华。在彼此的相处过程中,金敬华热情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了她,但山川丽子始终把他看作“男性的朋友”。山川丽子平时通过电子邮件与哈比诺保持联系,但邮件内容里的点点滴滴令哈比诺产生了嫉妒心。终于,哈比诺按捺不住飞到了上海,并偷看了山川丽子的日记,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大学樱花雨◆

跟神田健住在同一楼面上的龟井雄一郎是个心术不正的日本留学生,还恶毒地把中国称为“支那”。他来上海后,玩弄了许多上海女孩。他在网上结识了“新生代”美女作家白靛,想利用她的名气抬高自己的身价,结果反被美女作家耍弄。他对林怡也十分有兴趣,千方百计接近她、追求她,但被林怡拒绝。看到神田健与林怡交往频繁,心里很嫉妒,时常对神田健造谣,挑拨他与林怡的关系,还别出心裁地在网络上施展卑鄙的手段,破坏林怡的形象。此时,岛雅雪突然来到上海,他又煽动神田健“破镜重圆”。这一对异国情侣的感情,险些因他而破裂。

不须扬鞭自奋蹄

——为老师袁越新作序

梁晓声

此书是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袁越先生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袁老师照例从上海打来电话,声音亲切而绵软地嘱托我为他的书作序。我想,学生为老师的书作序这种事,大约在文坛上是不多的吧?何况袁越先生之于我,非一般礼貌相称的老师,而是实实在在地指导过我写作的老师。当年我那一届创作专业的学生不多,才十五六名。袁越老师曾一度重点带我和另外两名女生,有点儿像现在导师栽培研究生的关系。又何况当年所有创作专业的老师,皆特别地对我厚爱有加,而袁越老师对我的关怀无细,几近无微不至。正所谓师恩深重,没齿难忘。故我对为我的老师作序,并无什么心理障碍,相反,觉得是高兴之事。

袁越老师的创作,是从退休以后才真正开始的。那时他自然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出版四部长篇小说,且时有散文发表,这一种孜孜不倦的勤奋,是极令我钦佩的。也是鞭策我的榜样。

回望自“新文学时期”繁荣以来的文坛一页,各种题材的小说风起云涌,姿态纷呈;但校园长篇小说却分明是不怎么多见的。分析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莘莘学子们苦于应付学业之压力,难以分心;老师们教学任务越来越繁重,顾此失彼。他们当然都是最熟悉校园生活的人。而不熟悉校园生活的作家

们,又难免的会忽视了校园题材。故我认为,我的老师袁越先生,是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在题材意义上填补了空白的。而且是以四部长篇小说实实在在地填补了的。

袁老师的前三部长篇小说,组成了校园生活的三部曲。在那三部长篇中,教师们的形象占据着相对比较主要的地位。

而这一部长篇小说有些不同了。第一点是,主角们绝对地是当代大学生们;第二点是,塑造了几名日本留学生的形象。他们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文学画廊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一部小说的开篇也是很有特点的。起笔就将读者直接吸引到了大学里,吸引到了一名是主角的中国当代女大学生身上。快捷而又自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样起笔的。一种我很欣赏的开篇风格。

袁老师的这一部长篇小说,读来也更具当代气息了。中国学生与日本留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司空见惯的交往现象,网上聊天,网上写作,都在开篇百余字内便快捷而又自信地呈现给读者了。是的,又快捷,又自信。我觉得,我老师的这一部长篇,比他的前三部长篇写的都自信,文笔也更流畅,风格也更清丽了。一种健康的校园文学的风格。因为主角们是学子,全书充满了青春活力。

我曾在给老师的信中说,觉得他在前三部曲中对当代中国男女大学生的描写似嫌太过单纯了。说据我所知,当代中国男女大学生们,并不都是些“好孩子”。往往的,言行之中所流露的,也绝不仅仅是缺点。时代浮华、沉醉、颓废的一面,像风雨一样,经常影响他们的心情和心理,并最终影响他们种种价值观的形成。我很坦率地希望老师在他其后的学校长篇小说中深刻反映这一点……

而老师在几天前的电话里谦虚地说:“大梁呀,你的建议是

对的。我想,我已经那么努力了。可我毕竟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人……”

我理解,老师的意思是——以他的眼看来,校园生活毕竟是比较社会大舞台干净些的。

我的老师是爱心绵绵之人。

他的目光总是温柔有余的。

但我也确实认为,老师的这一部长篇,与前三部曲相比,具有了于他难得体现的深刻性。快七十岁的人了,怎不令我替他喜悦?

我这个浪得虚名的当年的学生,于是对老师更加尊敬……

2002年4月于北京



作者像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

1

“林小姐，……”

林怡挎着书包刚步出教学大楼，听到招呼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长发披肩、戴着黑边眼镜的陌生男子正咧着嘴朝她笑。

时下，大学校园里恋爱成风，像林怡这样温柔漂亮、神采飘逸的女孩子，常会遇上一些不相识的男孩向她投来亲热的目光，并用各种方式接近她。

“你是……？”林怡用疑惑的目光扫了那男子一眼，侧身问道。

“我是日本留学生，”那人伸手抹了一下被风吹到眼前的那一束染黄了的头发，操着汉语说道：“我叫龟井雄一郎，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龟井雄一郎”，林怡不知从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见他那一头女人般的挑染过的披肩长发和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心里感到

很不舒服。她面无表情地瞧了他一眼,问:“你有什么事?”

“我想请林小姐一起吃饭,可以吗?”

“就是这事?”

“不,如果小姐同意,我还想请你为我辅导汉语。”

“对不起。我学习很忙。”林怡出于对外国留学生的礼貌,朝对方含笑摆了一下头,便转身朝女生宿舍方向走去。

女生宿舍区与校本部相隔一条小马路,来往车辆却不少。林怡因晚上有事,跟着一群女同学穿过车流直奔对面大楼。步上三楼,她来到自己的寝室——303室。这里住着六名文学系三年级女生。曾因进校后热衷于谈情说爱、几门主课不及格而留了一级的白靓也成了她的同屋。此刻,白靓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正在与网友聊天。上网要花不少钱,除了那来自安徽农村的夏田妹经济困难外,其余五人家境条件都不错,但也由于怕上网影响功课及休息,所以对上网的态度都不积极。而白靓急于想在网上取乐,经她炒股成了暴发户的父亲同意,上网费她全包了。此刻,她正沉迷于“聊天室”与网友的对话,连林怡开门进来都没有听到。

林怡站在一边,见屏幕上呈现聊天室漂亮的背景图案,并显示出一串汉语——

.....

“你好,那天为什么不告而别?”

“哦,对不起,那天有急事跑开了。”

“没关系,我的中文不好,所以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

“都不是。”

“那你哪里人?”

“你猜吧，……哦，我现在有急事，必须要下网了，下次再聊吧！”

“下次是什么时候？”

“说不定，不过我经常上网的，BYE！”

“BYE？……”

林怡摇头笑了笑，轻轻拍了下白靓的肩膀，说：“你们相互不认识，这么侃，不感到无聊吗？”

白靓头也不回，不以为然地“嘻”地一笑，说：“你不知道，其乐无穷啊！”说完，又专心致志地盯着显示屏，手指在键盘上敲动起来。

林怡把书包扔在桌上，往床上一躺，闭上眼，可耳朵里不时传来“啪啪”的击键声，实在无法静下心来。她想到晚上还要去留学生楼给山川丽子辅导汉语，起身拿起餐具去学生食堂吃饭了。

她买了饭菜正想找个位置坐下，忽见班长鲁明正独自坐在一只长桌边上吃饭。她绕开人群，来到他的身后。她见他低着头吃饭，那宽宽的厚实的背影，那浓浓的乌黑的短发，不知为什么，她的心“砰”地动了一下。她把饭菜放在他旁边的空位上，含笑道：

“可以坐吗？”

鲁明闻声转过头来，浓眉下那双闪亮闪亮的眸子朝林怡望了一下，脸上突然浮起笑意，“你跟我开起玩笑来了？”他说。

“你很专心，连有人站在你身边也不知道。”

“我刚才正在想你在网上发表的那篇散文，写得很精彩，我已帮你拷贝下来了。”

林怡听了，心里暖暖的。

“你喜欢我写的散文？”林怡瞟了鲁明一眼。

鲁明点头道：“我们文学系同学对你的散文都有兴趣。”

林怡含着温柔的微笑扫了鲁明一眼，心想：“你感兴趣的难道只是我那篇作品？”

秋天的傍晚，风景如画的菁菁大学城显得更加幽美怡静。漂亮的教学大楼上已蒙起一片鲜艳的晚霞，一抹斜阳正留恋地抚摸着阴影加深的树梢。这时，向留学生宿舍楼走的林怡面对这大自然的和谐美景感到一种韵味深长的喜悦。林怡向留学生楼门房师傅出示了沪江大学学生证件，并按规定在登记本上写上姓名、学号及入门时间，然后来到山川丽子所在的5号楼女生宿舍楼。山川丽子本月初来到沪江大学留学，不久前在体育场晨练时与文学系女生林怡相识。她是东京某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优秀生，曾因参加世界大学生组织活动而两次来上海短期学习汉语。如今她已可用汉语与中国人交谈，但不够熟练，林怡自然成了她的汉语口语老师。因常到山川丽子寝室辅导，两人很快成了好友。开门进去时，山川丽子见同屋韩国学生朴金珠在专心学习，不好意思打扰，她向林怡丢了个眼色，两人当即离开寝室往楼下走。

“今晚不辅导了吧。”山川丽子说。

“我们另找个地方就是了。”林怡说。

她俩走出5号楼，天色已近黄昏。被绿树环抱的留学生宿舍楼那一扇扇宽大的玻璃窗，透出近似桔红色的明亮灯光，使人心旷神怡。经过3号楼时，山川丽子仰起头，朝三楼中间方向望了望，停下步子说：

“我带你去看一个人好吗？”

“谁？”

“我的同胞神田健。”

“你的男朋友?”

“え!”山川丽子不自觉地用日语向林怡发出惊讶的感叹声:
“你想到哪里去了?他两年前来上海留学,在沪江攻读经济硕士学位,曾与英语系一位叫方小芹的女生一见钟情,关系非常好。可到这学期开学时,方小芹突然提出跟他分手……”

“为什么?”林怡忍不住插嘴问。

“不太清楚。”山川丽子脸上掠过一丝愁云:“神田健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可那天他跟我谈起这事,痛苦得差一点哭了。”

“你很同情他?”

“是啊。”

“那女的还来找他吗?”

“据神田健说,有时还来找他。”

“那么,她对神田健还有一定的感情?”

“不见得吧!”说罢,她抬头对窗连喊两声“神田健!神田健!”

这时,一个生气勃勃的男青年从亮着灯光的窗里探出头来,高兴地对山川丽子大声说了一句什么。

林怡不懂日文,见山川丽子神色愉悦的样子,一边同她往楼里走一边问:

“他在讲什么呀?”

山川丽子不好意思把“我很想你”这句话说出来,只是简略地说:“他叫我们快些上去。”

神田健身穿式样好看的T恤衫和牛仔裤,站在寝室门口迎候着。林怡见他长得健壮英俊、潇洒倜傥,不知为什么,她的心不禁动了一下。山川丽子向神田健介绍道:

“这位是沪江文学系三年级高材生林怡,是我的汉语辅导老

师,也是我很好的中国朋友。”

神田健热情地伸过手去,“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他用了句日本礼貌套语。

大怡那漂亮的脸蛋上荡漾着温柔的微笑,她伸出去的右手,被神田健一把捏住,那厚厚的热呼呼的手掌,使她的心头升起一种异样的温馨感。

神田健弯了弯腰,作了个手势,请客人进屋。林怡见这间十多平方米的寝室里,左右两只单人床,两只连书架的小写字桌和两把椅子,两床间的地上铺着一块半新的烟灰色地毯,近窗长方形的矮脚木柜上,摆着一台日本制造的25寸大彩电及一台精巧的手提式电脑。林怡还发现,与中国男大学生寝室里一样,这里墙壁上也贴着世界级球星和歌星的彩照,床底下也随意丢着换下的运动衣裤及皮鞋、球鞋之类的东西。最吸引她视线的却是放在神田健书桌一角的那只既像黑管又像小号的乐器了。她正想请教主人,只见神田健端了一盘刚洗净的苹果从门外进来了。

“リニコ”キ壳,ナカウテボは、富士リニよわ。食べゆ存。日本のはの太よ。神田健脱去脚上的耐克鞋,光着脚板来到房里,笑咧咧地用日语对山川丽子说。

山川丽子对是不是正宗富士苹果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她嘴角动了动,半开玩笑地说:

“这里是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我们用汉语说话好吗?”

神田健好像领会女同胞的意思,点点头说:“很对不起。我常习惯说日语,所以两年来汉语水平提高不快。”

林怡温情地对神田健说:“我看你的汉语说得还不差!”

“你看,这位林小姐还表扬我呢!”神田健一边用闪亮的小刀子削苹果,一边对山川丽子说。

“え,”山川丽子惊讶地一笑,“你还自夸呢,她不是在表扬你,而是在鼓励你!”

神田健含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把一只削了皮的苹果很恭敬地递到林怡面前,问:“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家在北方吧?”

“我是上海人。”林怡欣然道。

“啊!”神田健听了不禁一愣,他呆呆地望着这位长相文静的上海女客。那手上的苹果也差一点落下来。“你也是上海人?”他似乎带着一丝失望的口气脱口问道。

林怡觉得他问得奇怪,侧身望了望坐在她一边的山川丽子,“嘻,”她低声一笑,费解地轻声道:“上海人不好吗?”

山川丽子是个聪明又灵敏的女孩子,她知道神田健这般神态虽不太礼貌,但事出有因,正想把话扯开,电话铃声响了。神田健拿起话筒,キレキレ。”他听了听,转过身来对山川丽子说:“方小芹来了。她没有带证件,门房师傅不让她进来。”

山川丽子注目地望了他一眼,说:“她是不是要你下去接她?”

神田健为难地点点头。“很对不起,请你们坐一下。我马上带她上来。”他弯了一下腰,以示歉意。

林怡想了想,感到没有必要与方小芹见面,再说,呆在这儿,容易引起误会,使他们的关系更为复杂化。她站起身,看了看山川丽子,然后对起身向外走的神田健说:

“对不起,我该告辞了。”

神田健转过身来,对林怡摆摆手,说:“林小姐,别走,等一会儿我们四个人一起出去吃晚饭。”说罢,他套上耐克鞋,急急地走出门去。

“丽子”,林怡用商量的口气对山川丽子说:“我不想呆在这里,我走了。”

“你怕见到她？”

“我不是怕她，而是不想见到她。”

“为什么？”

“没有必要。”

“那你先走吧，”山川丽子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要看看，这位英语系毕业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林怡悄悄走了。

山川丽子一个人在房间里感到有点无聊，随手拿起放在神田健枕边的一部小说《遥远的爱》，作者是陶玲君。“え”，她对着书的封面，不禁习惯地发出“嗨”的声音，心想，陶玲君不就是天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跑步的那位文学系退休女教授么！她还邀请自己上她家作客呢！她坐在神田健那把转椅上打开书正想看，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她以为是神田健和方小芹来了，将书放回原处。进来的人却是神田健的同屋佐藤英史。

“山川まん二んとりほ。”佐藤英史点头招呼道。

山川丽子与佐藤英史见面次数不多，再说他性格内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来中国两年，因不跟中国同学接触，谈话的对象只限于几个日本留学生，因此至今汉语说得不好。山川丽子没有向他提出用汉语交谈的要求。她用汉语轻轻说了声“你好，然后带着说明的口气，说：

“神田健出去了，我在等他。”

“彼み会，太り。”佐藤英史说了半句，不吱声了。过一会儿，他腼腆地微笑了一下，结结巴巴地用汉语说道：“我……我应用汉语来说话，怕说不好，……”

“不要怕，”山川丽子对站在她面前的同胞说，“中国有一句古话‘熟能生巧’，多说说，熟练了，话也就能说得流畅了。”